

# 香港傳真

中信泰富政治暨經濟研究部  
中國稅務雜誌社綜合研究組

No. 2009-26

2009年4月22日

\*\*\*\*\*

## 靈魂裂變之旅

### — 188萬國民黨起義投誠部隊改造述要

四川省國家稅務局 高戈里

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和接受和平改編共188萬人，包括將領1500餘名，涉及陸軍240個師，海軍大小艦艇97艘，空軍飛機128架，<sup>1</sup>在中國人民解放戰爭史上，譜寫了極為輝煌的篇章。

188萬來自敵對營壘的官兵，全被中國共產黨領導的人民軍隊消化、改造了。這絕不是個小數，2001年“9.11”事件時美國現

---

<sup>1</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戰績公佈為177萬人。從1945年8月15日日本投降，到1946年過渡時期內，還有11萬人起義、投誠，合計為188萬人（長舜、荆堯、孫維吼、蔡惠霖編：《百萬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紀實》，中國文史出版社1991年，第1頁；蔡惠霖、桑伯、魯寧、穗蓉、碧藍主編：《百萬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紀實》續集，中國文史出版社1999年，第5頁）。

役軍人總數也不過 140 萬人。在此過程中，解放軍派去一名指導員，就能徹底改造百十人的一個連，派去幾百人工作團，就能徹底改造幾萬人的一個軍或一個兵團，在世界五千年的戰爭史上，譜寫了獨一無二更為輝煌的篇章。

然而，這史無前例的浩大工程卻鮮見於公開出版的史料，相關的黨史、軍史專題研究和紀實文學也罕見於市。

## 一、國民黨軍隊倒戈的三次高潮

解放戰爭期間，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呈現三次高潮：

第一次高潮，在抗戰勝利後不久。比較而言，國民黨軍隊在這一時期的倒戈數量不多，但政治影響很大。此時，“國軍”和“共軍”力量對比懸殊，很少有人能看到中國共產黨的光明前途，蔣介石、陳誠也曾誇下海口，要“三個月剿滅關內共軍”，結果，不但“共軍”沒有如期“剿滅”，青天白日下的“國軍”卻接二連三地戰場上倒戈，把槍口指向了行將就木的蔣家王朝。先是 1945 年 10 月 30 日高樹勛率新編第八軍在河北邯鄲起義，接著是 1946 年 1 月郝鵬舉率第六路先遣軍在山東臺兒莊起義，再就是 1946 年 5 月 30 日潘朔端率第 184 師一部在遼寧海城起義。“走高樹勛、潘朔端的道路”，在此後相當長的一段時間內，成了共產黨軍隊開展敵軍工作的一個很響亮、很能震撼人心的口號。

第二次高潮，在 1948 年 9 月至 1949 年 1 月的戰略決戰期間，其中重大起義對戰略決戰的進程都起了重要的推進作用：吳化文率整編第 84 師的濟南起義，使攻城時間縮短了一半多；曾澤生率第 60 軍的長春起義，使我軍首創和平解放大城市的先例，並及時抽調原圍困長春的部隊去堵截企圖借營口海港南逃的廖耀湘兵

團，完成毛澤東“封閉國民黨軍在東北加以殲滅”的戰略意圖；何基澧、張克俠率第 59 軍和第 77 軍的三個半師在江蘇賈汪等地的起義，讓我軍通過其防地迅速完成了對黃伯濤兵團的戰役包圍；廖運周的第 110 師早就想起義了，該師地下黨負責人之一李俊成曾兩次前往第二野戰軍總部請示，劉伯承、鄧小平硬是沒同意：“起義要在軍事上、政治上起最大的作用，不光是萬把人、千把槍的問題。”後來，該部於淮海戰場起義，使國民黨“五大主力”之一黃維兵團的突圍行動遭受了致命打擊；傅作義率北平 20 萬守軍接受和平改編就更不用說了，千年古都免遭兵燹罹難，傅作義功彪青史。

第三次高潮，在中國人民解放軍“百萬雄師渡大江”風捲殘雲之後。此時，國民黨軍隊的最高統帥雖然還有偏安一隅重整旗鼓的念頭，但青天白日旗幟下的旗手、鼓手改行敲喪鐘的，已日甚一日，成建制部隊起義、投誠可謂之“風起雲湧”，逾百萬之衆，任由國民黨政權在風雨飄搖中土崩瓦解。這期間起義比較典型的，是蔣介石嫡系胡宗南部第七兵團。1949 年 12 月 24 日，該兵團在四川郫縣宣佈起義，簽字、發佈起義通電時，從兵團司令官到一般團長、營長，特別是師以上政訓人員，多是抱頭大哭。<sup>2</sup> 該兵團所屬第 55 師起義之前，師長安××曾召集所屬各團團長，提議集體“殺身成仁”，不料，團長們不但無人願意響應，還戳破了這種“忠義道德”的虛偽：“胡（宗南）自己都不自殺，我們也不自殺！”又主張將部隊拉上山“打游擊”，可後果是“沒有吃的”。想去臺灣吧，又“無路可走”。不得已，才決定

---

<sup>2</sup>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成都文史資料》1996 年 3 月第 29 輯，第 153 頁。

“起義”。<sup>3</sup> 對這部分人的起義，早先的起義人員是看不上眼的：  
“他們那還叫起義？”

中國共產黨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是有“絕招”的。這個“絕招”，是在改造第一次起義高潮的起義部隊過程中摸索出來的，其間，經歷了尖銳、複雜、反復的鬥爭，並付出了流血的代價。

## 二、倒戈“國軍”魚龍混雜的成分

國民黨軍隊內部實行等級森嚴的階級壓迫制度，兵隨將轉。起義，都由上層將領謀劃、決策，絕大多數下層官兵以及部分中層軍官基本上是茫然隨從、被動選擇。

這 188 萬起義投誠的國民黨官兵，成分非常複雜，什麼樣的人都有。

士兵，絕大多數都是抓來的壯丁，貧苦農民居多，當兵之前受地主老財的剝削壓迫，當兵後，又受長官的盤剝與欺壓，他們雖然佔多數，但沒有地位，“說不起話”，而且長期麻木於逆來順受的奴隸地位。一位起義士兵曾說過這樣的話：“我們那時認主子啊！就和電影《末代皇帝》裡面的奴才一樣一樣的！”<sup>4</sup>

在國民黨軍隊，有權、有勢的是軍官。軍官的成分最為複雜。國民黨軍官相當一部分是富家子弟，因為舊社會有錢人家才能送子女讀書、考軍校。其中一些軍官，或者其家人是為富不仁橫行鄉里的土豪劣紳，或者本人是剝削欺壓士兵的“小軍閥”。這部分人，雖然在戰場上掉轉了槍口或放下了武器，但讓他們心悅誠

---

<sup>3</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1950年8月25日），第17頁。

<sup>4</sup> 高戈里：〈一位“國軍”勤務兵的故事〉，《青年作家》1998年第11期。

服地接受中國共產黨的政治主張和紀律約束，談何容易？

在第一階段起義的高樹勛部，進駐武安地區最初幾個月，晉冀魯豫軍區雖然對其非常關照，生活待遇超過主力部隊的標準，但由於舊軍隊的作風未變，“紀律壞”，“駐地 17 個村群眾每天到政府要求高部搬走，並準備到邊區政府請願”。

據縣政府負責人王廷棟、程耀武被迫寫給鄧小平政委、薄一波副政委的信中記載，高部每天需由政府派七百頭牲口運輸糧煤等，一切支差都不發盤費，連飯錢都不管。其次就是向村上要東西。部隊沒柴草燒了，就偷拆老百姓的水車、門板、桌椅。馬會村八百棵果樹也被鋸燒。有的軍官還造謠說：“國府命令 3 月 15 以後退回全部鬥爭果實。”還有動手打區鄉幹部和民兵的。<sup>5</sup>

在第二、三階段起義的部隊也有同類問題。如國民黨第 16 兵團 1949 年 12 月 21 日在四川什邡起義後至部隊東調前，“官兵中常發生開槍打殺農民的雞鴨，或化裝土匪夜入民宅搶劫財物、姦污婦女等違紀行為。官兵關係也極為緊張。”<sup>6</sup>

幾乎每支部隊都有國民黨中央直接控制的政工系統，並安插了帶有特務性質的政訓人員，甚至還有潛伏的國民黨中統、軍統特務。以川軍系統的第 302 師為例，該師發生叛變後，被查出扣捕的中統、軍統特務就有 49 人。<sup>7</sup>

幾乎每支國民黨軍隊內部都存在一些五花八門名目繁多的反動黨團及封建迷信組織。起義後的國民黨第七兵團 2.3 萬人，查出其內部的各類反動、封建組織竟達 75 種，有 4058 人參加，其中

---

<sup>5</sup>〈二野各部首長來往信件彙集〉，轉引自《中原解放戰爭紀實》，人民出版社 2003 年，第 232 頁。

<sup>6</sup>賀文琰：〈國民黨起義部隊第 16 兵團改造工作親歷記〉，《成都文史資料》1996 年 3 月第 29 輯，第 190~197 頁。

<sup>7</sup>賀文琰：〈國民黨起義部隊第 16 兵團改造工作親歷記〉，第 192 頁。

參加國民黨的 1326 人，參加三青團的 351 人，參加青幫的 881 人，參加紅幫的 690 人，參加袍哥的 522 人。<sup>8</sup> 川軍中的袍哥組織更是門戶繁雜，堂口林立，無孔不入。在第 16 兵團，兵團副司令、第 47 軍軍長和三個團長均係袍哥大爺，全兵團有近半人員參加了袍哥組織。<sup>9</sup> 范紹增的“國防部挺進軍”乾脆就是一個袍哥武裝。<sup>10</sup>

吃喝嫖賭相當普遍。就說抽大煙，在劉文輝的第 24 軍，“雙槍兵”（步槍和煙槍）約佔三分之一。<sup>11</sup>

血債問題也不少。

不少在國民黨軍隊當過兵的老人，至今還在詛咒舊軍隊的暴戾：“太黑暗了，軍官殺當兵的，就像殺個小雞一樣！”對共產黨的地下工作者和解放軍俘虜就更不當人對待了。還有壓迫、殘殺百姓問題。國民黨軍第 18 兵團副司令官兼大同守備區總指揮于鎮河率部接受我軍和平改編後，受害群眾紛紛向人民政府控告于鎮河等將領的纍纍血債。于鎮河家鄉賈莊的群眾甚至派出 20 餘人的代表前往大同城，強烈要求把于鎮河押回家鄉交群眾鬥爭處理。為防止意外，解放軍將于鎮河等將領緊急轉移到察哈爾省軍區所在地張家口。<sup>12</sup>

還有當過漢奸一度成為民族敗類的。

臺兒莊起義的郝鵬舉，曾於 1941 年率部投靠日寇，擔任過汪

---

<sup>8</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1950 年 8 月 25 日），第 50~52 頁。

<sup>9</sup> 賀文玳：〈國民黨起義部隊第 16 兵團改造工作親歷記〉，第 192 頁。

<sup>10</sup> 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 60 軍到共產黨 50 軍》，解放軍出版社 2004 年，第 297~305 頁。

<sup>11</sup> 黃榮忠、蔡遠：〈教育改造起義部隊 24 軍追記〉，《成都文史資料》1989 年第一輯（總第 22 輯），第 181 頁。

<sup>12</sup> 長舜、荆堯、孫維吼、蔡惠霖編：《百萬國民黨軍起義投誠紀實》，第 352 頁。

偽徐州綏靖公署主任、淮海省省長等職。濟南起義的吳化文，曾於 1939 年率部投降日寇，擔任過汪偽第三方面軍司令官等職。抗戰期間，郝鵬舉部和吳化文部都參與了日寇對我抗日根據地的大掃蕩，其中吳化文部甚至在臨朐一帶殘酷地製造過“無人區”。<sup>13</sup>

幾乎每一支國民黨部隊起義後，都要發生規模或大或小的叛變。郝鵬舉部、董其武部、郭汝瑰部、董宋珩部的叛變分子，甚至還殘殺了我軍派去的政治工作幹部和起義官兵中的積極分子。

### 三、初期的組織整編，曾採取特殊措施

在舊中國，軍閥吞併異己的軍隊是“家常便飯”。由於軍權私有，強調“絕對服從”，兵隨將轉，用不著對士兵進行什麼“思想教育”，只要帶兵長官聽話就行，所以，新老軍閥收編異己軍隊的辦法通常有以下三種：其一是收買，即用金錢和地位籠絡主要將領，使其俯首貼耳聽命之；其二是改編，就是調離該部隊原來的帶兵長官，把對自己忠肝義膽的“家將”派去控制部隊；其三是編散，就是將原建制撤銷，軍官遣散，士兵編入自己的部隊充當炮灰。

國民黨軍隊起義投誠後，國民黨當局為了消除影響，其宣傳機構常常以己之心度人之腹，攻擊共產黨“要兵不要官”、“要槍不要部隊”、“吞併異己”。

鑒於解放戰爭初期敵強我弱的戰場形勢，最大限度地分化敵對營壘是戰勝強敵所必須的戰略和策略，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的工作，必須首先著眼於有利於擴大政治影響、瓦解敵軍這個大局，所以，當時我黨對起義部隊的組織整編，曾在保持其原建制、保

---

<sup>13</sup> 劉統：《華東解放戰爭紀實》，人民出版社 1998 年，第 468 頁。

留起義軍官原職權的基礎上，採取了一些非常特殊的策略措施：

一個是授予“中立”的番號。其中，高樹勛部叫“民主建國軍”，郝鵬舉部叫“華中民主聯軍”，潘朔端部叫“民主同盟軍第一軍”。中共中央當年之所以同意如此命名，主要出於統一戰線的策略考慮。但問題又不僅僅於此，以潘朔端部為例，當時該部確有不少起義軍官主張“請民盟來領導這支部隊”，一位將領甚至公開宣稱：“我們不參加國民黨，也不參加共產黨，我們是中間派。”<sup>14</sup>

另一項措施是“擴編”，“昇官”。高樹勳起義時，我軍答應其“在毛主席、朱總司令領導之下，與劉伯承、鄧小平同輩”。<sup>15</sup>潘朔端的第184師更有意思，雖然實有不到半個師的兵力，但還是擴編成一個軍，隨之“見官昇一級”，師長昇軍長，團長昇師長，營長昇團長，連長昇營長，排長昇連長。“昇官”之後，由於官兵一律實行我軍的供給制，一些軍官又大發牢騷：“昇了官還是不發財！”<sup>16</sup>

為了穩定起義部隊，還特別給予起義部隊以遠遠優裕我軍老部隊的生活待遇。

#### 四、初期的思想改造，多採用溫和的正面教育

起義部隊不用共產黨的番號，卻要改造成共產黨的隊伍，難度，可想而知。

脫離人民群眾的“國軍”軍官，有幾人看得到蘊藏在階級壓迫

---

<sup>14</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年），第6、8頁。

<sup>15</sup> 劉統：《中原解放戰爭紀實》，人民出版社2003年，第47頁。

<sup>16</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年），第7頁。



之下能排山倒海的革命力量？有幾人相信寫在共產黨旗幟上翻天覆地的革命前途？基於利益根基的這種選擇性失明或政治性近視，有幾人願意丟掉豐厚的官薪，拋捨誘人的“油水”，與士兵為伍，幹“窮八路”？又有幾人願意放棄正統的階級地位，離都市，鑽山溝，吃苦受累，“落草為寇”，當“沒臉見人”的“叛逆”？

共產黨說的是“願意幹的留下，不願幹的不勉強”，可是，回去的官兵一旦多了，豈不應了國民黨說共產黨“要兵不要官”、“要槍不要部隊”的宣傳？

留下來，就得改造！

共產黨軍隊與國民黨軍隊本質不同，為勞苦大眾打天下，需要的不是炮灰，而是懂得“我為誰扛槍，我為誰打仗”的自覺戰士，所以，對來自敵對營壘的官兵，必須進行深入細緻的思想政治教育。最初的教育內容，包括社會發展史，國共兩黨在抗日戰爭中的地位和作用，兩種社會、兩種軍隊的對比，中國的前途等等。教育的方法，主要是上課、做報告、討論。

對共產黨的政治教育，國民黨官兵不但生疏，而且最初很不理解，很不習慣。原成都科技大學副校長盧昭 1946 年 6 月奉命派入海城起義部隊執行改造任務時，曾在起義部隊的軍官輪訓隊擔任政治教導員。

據盧昭回憶，上課通常很順利，聽就是了。頗費周折的是討論。一開始，討論沒人發言，盧昭很奇怪：“你們怎麼不講話呢？”

軍官們一個個大眼瞪小眼：討論？什麼叫“討論”？只聽說過“討飯”、“討口”、“討賞”，沒聽說過“討論”呀！

盧昭只得耐心解釋什麼叫“討論”，如何“討論”。解釋完了，軍官們還是不發言。一問，是不理解：真新鮮，當兵的“討”什麼“論”呀？軍人以服從為天職，長官說啥是啥。說了不聽，

還叫什麼軍隊？

幾乎每一期輪訓隊都是到最後一個星期，軍官們才習慣中國共產黨的學習制度和學習方法，有時，學員之間還會發生激烈爭論。爭論的話題包括供給制的、國民黨在抗戰中的作用、民主制度、戰場形勢、中國的前途等等。

應該說，中國共產黨在起義部隊中開展的正面教育，轉變了相當一部分官兵的立場，提高了思想覺悟，使他們走上了革命道路。然而，從整體上看，溫和的正面教育方法要想徹底解決起義官兵長期在舊軍隊裡根深蒂固的思想問題，尚需很長的時間，這在戰爭年代是困難的。

## 五、溫和改造後的叛變事件

在敵強我弱的戰場形勢下，因主客觀條件不成熟，尚未徹底改造的起義部隊一旦遇到強敵大舉進攻，發生大規模的叛變也就在所難免了。

由海城起義原國民黨第 184 師（實有不到半個師的兵力）改編為“民主同盟軍第一軍”後，在安東地區整編期間，雖然接受了共產黨四個月的正面教育，但並沒有從整體上和根本上解決思想問題。1946 年 10 月，當國民黨軍大舉進攻我南滿根據地時，時任民主同盟軍第一軍 184 師副師長的楊朝倫，利用舊軍官對起義部隊的控制，借起義部隊向北滿大後方轉移之機會，在吉林省白山市的石人車站附近，策劃並組織實施了大規模的叛變，使擴編後的“民主同盟軍第一軍”所轄的第 184 師 1300 餘人被裹脅叛逃，<sup>17</sup> 史稱“石人車站叛變事件”。

---

<sup>17</sup> 劉統：《東北解放戰爭紀實》，東方出版社 1997 年，第 452 頁。

現在有些文章出於“統戰”的客觀需求或“正名”的主觀願望，將一些起義官兵改造前的思想覺悟人為拔高，這在客觀上有意無意地否定了中國共產黨改造舊軍隊的必要性和歷史必然性。實際上，當年中國共產黨改造舊軍隊是很艱難的。據民主同盟軍第一軍政治部 1946 年 10 月 6 日的統計分析，在中下級軍官隊伍中，“進步分子”如營長黃德昌，連長易錦章、李嘉榮，排長趙霖芝、李榮耀、林家保等，為數不多，僅佔 15.6% 左右，而“落後分子”達 32.6%，以至於撤離安東前夕，軍政治部不得不提出“每團爭取一個營長，每營爭取一個連長，每連爭取一個排長”這樣的組織工作要求。<sup>18</sup> 據記載，民主同盟軍第一軍副軍長鄭祖志於叛變事件發生後，經過批評教育，在幹部會上是這樣坦白的：自己也曾有過拉隊伍叛變的打算，以至於“一天之內幾次作聖賢，幾次作禽獸”。<sup>19</sup>

我曾採訪過多名參加這次叛變行動的海城起義官兵，他們告訴我，舊軍隊講究人身依附關係，實行“愚兵政策”，“長官叫幹啥就幹啥”，所以，當一些軍官策動：“走，我們回去找曾軍長！”不少士兵也就稀里糊塗跟著跑了。

發生大規模叛變的起義部隊，不僅僅是潘朔端部。

郝鵬舉的“華中民主聯軍”接受共產黨正面教育的時間更長，整整一年，但郝鵬舉還是在 1947 年 1 月發動了叛變，把部隊拖回國民黨那裡，並誘捕了朱克靖等七名我軍的聯絡人員，向國民黨當局邀功請賞。<sup>20</sup>

高樹勳的“民主建國軍”也在國民黨軍大舉進攻我解放區期

---

<sup>18</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 年），第 15、19、35 頁。

<sup>19</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 年），第 8 頁。

<sup>20</sup> 劉統：《華東解放戰爭紀實》，第 191 頁。

間，因被認為部分軍官“與洛陽國民黨特務機關頻繁聯繫，企圖拉走部隊”，於1947年6月14日被我晉冀魯豫軍區作為“叛變”部隊，解除武裝。<sup>21</sup>

這三支起義部隊，郝鵬舉部於叛變12天后被全殲；高樹勛部在疑似叛變事件發生後，其“民主建國軍”番號被撤銷，所部經過數月的訴苦運動和肅反審查運動，士兵於同年9月被編入我晉冀魯豫野戰軍第十縱隊；<sup>22</sup>而最先發生叛變事件的潘朔端部，剩餘兩千多人於1946年底撤至北滿根據地後，經過徹底改造，於1947年3月起，陸續組建了主要由已加入中國共產黨的起義將領率領的三個支隊，分赴前線，遂行對國民黨滇系第60軍和第93軍的作戰、策反任務。<sup>23</sup>

## 六、找到了改造起義部隊政治戰役的突破口

如果把改造起義部隊看成是一場政治戰役，那麼，戰役的突破口就應該選擇在對方最要害、最薄弱的地方。

在哪呢？

比較而言，潘朔端部雖然也發生了大規模的叛變，但後期的改造卻非常成功。更為重要的是，潘朔端部在隨後的日子裡，也就是郝鵬舉部和高樹勛部還沒有發生叛變或疑似叛變之前，摸索到了這場政治戰役的突破口，進而闖出了一條改造起義部隊的新路。

闖出這條新路並找到這場政治戰役的突破口，源於一次“倒過來講”的政治教育嘗試之中。

---

<sup>21</sup> 劉統：《中原解放戰爭紀實》，第230~237頁。

<sup>22</sup> 劉統：《中原解放戰爭紀實》，第231~236頁。

<sup>23</sup> 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第200~202頁。

據“民主同盟軍第一軍”政治部主任徐文烈 1947 年主持撰寫的《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記載：

起義前，該部軍官毆打士兵非常普遍，方法五花八門，十分殘忍。士兵江源濤揭發，一名士兵因罵了營長，軍官便“集合全連實行千刀萬剮，先刮眼皮，再挖眼、耳、鼻……”。“士兵劉家祿說，在雲南補訓團時，連長叫吃逃兵的肉，劉不吃，連長說：‘你們當班長的不吃，就吃你的肉。’”江源濤所在分隊共有四名士兵“被壓迫吃過人肉或喝過人血”。<sup>24</sup> 在筆者採訪過程中，一些古稀老人說到在舊軍隊挨打，至今依然哽咽難言泣不成聲。

然而，起義之初安東整訓期間的政治教育，多是從正面講國民黨反動派“賣國獨裁”、“發動內戰”等大道理，結果，不但與起義官兵親身體會的剝削、壓迫距離太遠，還常常與起義官兵長期形成的“正統觀念”相抵觸。後來，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幹部採取“解剖麻雀”的方法，具體考察了一個連隊，結果發現，在 139 名士兵中，對國民黨蔣介石有敵意的只有兩個人；覺得國民黨蔣介石的黑暗統治不好，但認為自己的命該如此的有五人；對鄉鎮保甲長及惡霸地主沒有敵意的只有 11 人，其餘全都痛恨鄉鎮保甲長和地主惡霸。另一個連隊的 84 名士兵中，有 83 人挨過軍官的打，沒挨過打的只有一位某軍官的親戚。<sup>25</sup>

根據這個調查，徐文烈等政治工作幹部做了個“實驗”：“倒過來講”，先從士兵親身感受鄉鎮保長、甲長和惡霸地主的剝削壓迫講起，從士兵所遭受長官的欺壓講起，再來講蔣介石統治集團維護階級壓迫制度。

果然，一“倒過來講”，幾乎是瞬間，便激發了起義士兵的

<sup>24</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 年），第 27 頁。

<sup>25</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 年），第 26 頁。

階級仇恨和政治覺悟。

不巧的是，徐文烈等政工幹部剛“摸到一些頭緒”，“反省訴苦坦白綜合性的大會”“正轟轟烈烈起來”，國民黨開始大舉進攻我南滿解放區。雖然，此時已在整編後的五名軍、師起義將領中發展了兩名中共黨員，還爭取到 15.6% 的中下級軍官為“進步分子”，但由於改造工作不徹底，大規模的叛變還是在部隊向北滿解放區轉移途中的石人車站發生了。<sup>26</sup>

## 七、必要的組織調整為思想改造開道

由海城起義部隊改編的“民主同盟軍第一軍”發生大規模的叛變事件後，我東北民主聯軍派入的軍政治部主任徐文烈總結了兩條主要教訓：其一，是組織上對軍官、尤其是對“團營兩級的爭取未做到應得成績”，對少數佔據重要職位的反動分子在組織上“未作適當處理”。<sup>27</sup>

基於這條教訓，後來對起義部隊的改造，便實行了這樣一條組織原則——“必要的組織調整為思想改造開道。”

對起義部隊的組織調整，主要是對軍官的調整。調整的方針是“審慎使用，積極團結教育，使之逐步發展成為人民軍隊的幹部”。在此方針指導下，“對軍官區別不同情況，採取少數清洗、多數調學、部分留隊等方法”。將多數軍官送軍政大學學習，一方面，從組織上割斷舊軍隊內部的封建聯繫；另一方面，組織軍官系統學習革命理論，一邊學習，一邊審查歷史、改造思想。學習畢業後，根據個人表現和實際工作的需要，分配具體工作。

---

<sup>26</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年），第15頁。

<sup>27</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年），第22~23頁。

如 1946 年 5 月海城起義的潘朔端部，於當年 10 月叛變事件發生不久，部隊即著手清理了一些不可靠的舊軍官，或者發路費放他們回家，或者調離起義部隊。政治整訓正式開始之前，部隊在已經送了 160 餘名起義官兵到東北軍政大學遼東分校系統培訓的基礎上，又抽調 150 餘名軍官前往黑龍江省北安縣，進入東北軍政大學總校，編為第九隊，學期九個月；然後，在興隆鎮成立了兩個士官訓練隊，從班長和士兵中選拔了三百多人參加培訓，其中一隊學期三個月，二隊學期六個月。<sup>28</sup>

又如 1948 年 10 月在長春起義的原國民黨第 60 軍，正式改編為解放軍第 50 軍之前，大體作了如下組織調整：

第一步，清洗少數反動分子。部隊剛一起義，就將因有國民黨嫡系背景或“特務”嫌疑而在起義時被先行扣押的軍參謀長徐樹民、暫編 52 師師長李嵩及所屬三名團長，移送解放軍；起義部隊一進入解放區，全軍各級國民黨政工人員和諜報人員立即集中，有特務身份的，送往哈爾濱解放軍官教導團，<sup>29</sup> 其餘人員送往齊齊哈爾東北軍政大學，邊組織學習，邊甄別考察；隨後，個別清洗或資遣了一些特務、警察、憲兵、土匪、惡霸等；對少數頑固堅持反動立場堅決不願留在解放區的軍官，還網開一面，准其以“請長假”形式離隊。與這部分人同時離隊的，還有一些老、弱、病、殘人員。

第二步，迅速為起義部隊調配政治工作幹部。解放軍幹部大體到齊後，首先宣佈取締舊軍隊中一切反動組織和封建組織，同

---

<sup>28</sup> 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 60 軍到共產黨 50 軍》，第 198 頁。

<sup>29</sup> “解放軍官”是中國共產黨人在解放戰爭期間創建的辭彙。本來，俘虜就是俘虜。中國共產黨卻明令各部隊一律將俘虜兵改稱“解放戰士”，將俘虜軍官改稱“解放軍官”，將戰俘營稱為“解放戰士教導大隊”或“解放軍官教導團”。在中國人的傳統觀念裡，“被俘”是一種恥辱，“解放”卻是一種新生。一詞之改，體現了對俘虜人格的尊重，更體現了中國共產黨人對理想的追求。

時，以精簡整編形式取消軍、師兩級八大處，在全軍團以上單位重新編組司令部和後勤部，建立政治機關，配備連以上各級政治工作幹部。

第三步，將 2490 名起義官兵（多數是軍官）送東北軍政大學學習，編為第 11 期第五團，二百餘名軍官眷屬亦隨之同往，參加學習。<sup>30</sup>

2490 名學員經過十個月的系統學習，除極少數外，均於 1949 年 9 月畢業。其中，有 557 人分配回第 50 軍，其餘人員分別編入第四野戰軍其他十個軍。在此前三個月，另有經牡丹江解放軍官教導團改造後選取的 467 名原國民黨第 93 軍在錦州戰役被俘的中、下級雲南籍軍官（其中中校一人、少校十人、上尉 64 人、中尉 88 人、少尉 150 人、準尉 154 人），分配到解放軍第 50 軍任職。<sup>31</sup>

雖然，上述組織調整確保了對起義部隊的組織控制，但中國共產黨人還不滿足，因為人民解放事業需要的，不是炮灰、不是打手，更不是奴才，是有人格尊嚴，懂得為億萬勞苦大眾的權利也為自身權利奮鬥的自覺戰士。

## 八、淚血大控訴

早在 1947 年，徐文烈總結“民主同盟軍第一軍”發生大規模叛變事件的第二條主要教訓，是“政治上尚未徹底改造這支部隊，在舊軍制下軍官壓迫士兵、士兵盲從軍官的反動思想傳統沒有打

---

<sup>30</sup> 中國人民志願軍第 50 軍政治部：《中國共產黨第 50 軍第一屆黨的代表大會文件彙編》，1954 年編印，第 103 頁。

<sup>31</sup> 中國人民志願軍第 50 軍政治部：《中國共產黨第 50 軍第一屆黨的代表大會文件彙編》，第 105 頁。



垮”。<sup>32</sup> 而如何迅速、有效地“打垮”起義官兵內心深處根深蒂固的“反動思想”，正是當年中國共產黨人苦苦尋求的改造起義部隊這場政治戰役的突破口。

自然界的石墨和金剛石都是由碳原子構成的，但它們的硬度卻有著天壤之別，其原因就在於它們各自的空間結構不同。

徐文烈等我軍政治工作幹部在改造起義部隊的實踐中，發現了政治教育的內容、形式的排列組合直接影響教育的效果，進而，在“倒過來講”的嘗試中，找到了改造舊軍隊最有效的內容和形式——控訴運動。

潘朔端部發生“石人車站叛變事件”後，從反面促使中國共產黨人對改造起義部隊經驗教訓進行了認真的總結。起義部隊於1946年年底到達北滿根據地黑龍江省巴彥縣興隆鎮後，中共中央委員、中共東北局委員兼東北局敵工部部長李立三親臨指導，由紅軍幹部徐文烈、李毅具體組織實施，起義部隊展開了以控訴運動為核心內容的徹底改造。

從此，以“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就成為改造國民黨起義部隊的經典絕活兒。

在國民黨軍隊，絕大多數士兵和一部分軍官都出身於貧苦農民，都是被抓來、逼來的壯丁，誰沒有一肚子苦水？誰沒有一把辛酸的眼淚？

國民黨士兵在舊軍隊所受的階級壓迫是駭人聽聞的。

在經濟上，軍官“吃空”（就是虛報士兵人數，以貪污空額的薪餉和糧代金）貪污司空見慣，剋扣士兵的伙食更是“家常便飯”，有的軍官甚至還要以“保管”、賭博等形式，勒索士兵的錢財。

---

<sup>32</sup> 民主同盟軍政治部：〈民主同盟軍一年來的改造工作〉（1947年），第23頁。

在人身權利上，國民黨軍隊內部通行殘酷的體罰、肉刑制度，軍官對士兵，上級對下級，有隨意打罵的權力，甚至可以草菅人命。

地方軍閥部隊是這樣，蔣介石的嫡系部隊也不例外。以胡宗南第七兵團為例，據該部士兵揭發，一些軍官虐待、殘殺士兵達到了令人髮指的地步：

其 430 團的副營長陳××當機一連連長時，士兵劉炎春開小差被抓回，陳××將劉炎春吊起來毒打，打死後，屍體扔到野外喂狗，再把死者的雙耳割下來，懸掛在牆上，然後集合全連宣佈：“你們看這是什麼東西？以後誰再逃跑，就這樣辦！”<sup>33</sup>

其 351 團士兵岳全福揭發：他 16 歲時被保長抓了壯丁，村裡與他同時被抓去當兵的有十人。這十人中，有兩人被槍斃，有一人被打跌死崖下，還有一人因為解手沒請假，被軍官活活剝了皮！<sup>34</sup>

其 473 團副營長王××接新兵的時候，遇見幾位病號走不動路了，就欺騙他們說：“誰走不動了，說一聲，我放你們回家。”有四名士兵剛扭頭往回走，被王××叫住，他讓四名病號跪在四五丈高的崖邊，抄起一根棍子，一棍子一個，全把他們打到溝底，然後，揚長而去。<sup>35</sup>

其 158 師軍官鄧××揭發，他當排長的時候，一次跟著迫擊炮連連長到四川接新兵，親眼看見這位連長殺死了 20 多名開小差的新兵。多是用鋤刀鋤死的，還有用“五馬分屍”等辦法殺死的。有一位新兵跑了，他帶人到新兵家裡去抓，沒抓到，就放火把新

---

<sup>33</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5、93 頁。

<sup>34</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93 頁。

<sup>35</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5 頁。

兵家裡的房子燒了。還有一次，沒抓到逃兵，就下令讓四名士兵抬起逃兵的家屬放在火上燒，直到燒死。<sup>36</sup>

其 55 師參謀主任朱×，曾命令直屬連連長：“凡是士兵犯了錯誤，一律活埋！”此人曾在一次處罰士兵時，當場挖出士兵的心臟，掛了兩大串。士兵揭發他“常有吃不完的人心”。<sup>37</sup>

其 349 團二營排長石××要雞姦一名士兵，被該士兵拒絕，石××竟弄來一根紅蘿蔔往這個士兵的肛門裡硬塞！<sup>38</sup>

其某師副師長×××是個性變態狂，過去他的部下只知道他經常利用職權強行雞姦下屬，誰知，通過訴苦一揭發，被他雞姦過的部下竟然多達 89 人，氣得起義官兵群眾紛紛要求把這位副師長褲襠裡的玩意給割了！<sup>39</sup>

據統計，在第 144 師的 2451 名士兵中，母親被強姦有 107 人，被霸佔的有 21 人，被迫改嫁的有 185 人；妻子被強姦的有 57 人，被霸佔的有 53 人，被迫改嫁的有 93 人；士兵被強姦、霸佔的姐妹有 159 人，被強姦、霸佔以及被迫改嫁的嫂嫂有 175 人；士兵的母親、姐妹、嫂嫂被強姦、霸佔以及被迫改嫁的，總計達 850 人。<sup>40</sup>

該師 2451 名士兵在舊軍隊中，被吊打過的 345 人，被捆打過的 289 人，被棒打過的 1238 人，被刺刀打過的 13 人，被槍托打

---

<sup>36</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5 頁。

<sup>37</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6 頁。

<sup>38</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93 頁。

<sup>39</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3 頁。

<sup>40</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表~3），第 92 頁。

過的 677 人，被打過耳光的 1362 人，被皮帶打過的 945 人，被拳打腳踢過的 991 人，被打昏死過去的 53 人，被打吐血的 20 人，被打殘廢的 22 人，被罰過跪的 1298 人，被罰過凍的 535 人，被罰過曬的 128 人，被罰挨餓的 1302 人，被罰過喝尿的一人，被罰過吃地痰的一人，槍斃未死的 33 人，活埋未死的 24 人……<sup>41</sup>

控訴運動開始後，該兵團的士兵一個個哭得撕心裂肺、驚天動地。控訴會上，有的哭得痛不欲生，有的哭得口吐白沫死去活來。第 472 團二營召開訴苦大會，第一次大會就哭昏倒了 31 人，第二次大會又昏倒了 35 人。<sup>42</sup>

控訴大會下來以後，有的哭得兩三天吃不下去飯，還有的甚至哭得一時精神失常。一位叫何思勤的士兵訴苦後，哭得精神失常，耳朵聽不見了，也不吃飯了，誰勸他，他都不理睬。後來人們發現，何思勤訴苦以後特別敬重毛主席，於是，到吃飯的時候，就給他寫了個條子：“毛主席叫你吃飯！”到晚上睡覺的時候，他如果大吵大鬧，就再給他寫個條子：“毛主席叫你睡覺。”只要看到是毛主席叫做的事情，何思勤非常聽話。後來，何思勤在上級批准他參加人民解放軍時，喜出望外，逐漸恢復了正常。<sup>43</sup>

## 九、“算細賬”，“挖苦根”

起義官兵轟轟烈烈的控訴運動，徹底撕開了改造舊軍隊的“突破口”。

隨後，便是思想改造的“縱深戰鬥”。

<sup>41</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表~4），第 92 頁。

<sup>42</sup>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第 173 頁。

<sup>43</sup>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第 43 頁。

控訴運動的第一步，是“倒苦水”。接下來，就是“算細賬”，結合駐地附近的土地改革運動，先算“剝削賬”。

1932年，國民政府頒佈的《租佃暫行條例》第19條規定，繳租“最高限度不得超過當年正產物收穫額千分之三百七十五”，並禁止包租、預租和押金。<sup>44</sup> 1942年1月，中共中央公佈的《關於抗日根據地土地政策的決定》確定了“二五減租”的原則，同時規定了減息的辦法，即規定年利率一般為一分（即十分之一），最高不得超過一分半。<sup>45</sup>

地主把土地租給農民，實際收多少地租？士兵全是農家子弟，一問都知道，少則對半開，收穫的糧食農民自己留一半，另一半交租；多數是四六開，農民留四成，六成交租；剝削最重時三七開，農民只能留三成，七成歸地主。“驢打滾”的高利貸就更不用說了。

不算賬不知道，一算賬氣得跳：原來窮人受窮都是地主剝削造成的！

原國民黨第158師警衛連士兵張正全過去給地主當長工，一年到頭受苦，自己的母親卻活活餓死。算賬後他深有感觸地說：“過去我不知道自己是怎樣窮的，老是怨命窮，怪上一輩沒有留下什麼家產。算了賬才知道，原來是被封建地主剝削窮的！”<sup>46</sup>

原國民黨第36團士兵梁士統過去一直認為人有貴賤之分，並說：“要是不租地主的田地，不就把佃戶給餓死了嗎？”他自己的哥哥被人打死，他還認為是自己的父親沒有享受兒子福的命。

---

<sup>44</sup> 華中師範大學歷史文化學院中國近現代史教研室：〈南京國民政府初建時期的內政外交〉，《中國近現代史精品課程》授課教案第17講（<http://elearning.ccnu.edu.cn/jpkcnew/zgjxds/jiaoan.htm>）。

<sup>45</sup> 中共中央黨史研究室：《中國共產黨歷史》上卷，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563頁。

<sup>46</sup>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第174頁。

過去他幾乎年年都要求神保佑。有一年他給神上了五升包穀的供錢，但那年卻下了一場暴雨把包穀打了個稀爛，還以為得罪了神。經過思想教育，梁士統終於算清了舊社會的“思想欺騙賬”。<sup>47</sup>

算完“經濟賬”，再算“政治賬”：看看周圍的村子，地主、富農佔多大比例？不超過百分之十。再看國民黨軍隊，士兵有幾個不受剝削壓迫？共產黨依靠人民，發動人民，總有一天會徹底打倒國民黨反動派！

第三步是“挖苦根”：雲南地主老財剝削人，四川的地主老財剝削人，東北的地主老財也剝削人，為什麼？萬惡的剝削制度是勞動人民的“苦根”！

開展控訴運動之前，起義官兵在“國民黨消極抗戰”、“國民黨反動派必然滅亡”等一系列問題上常常爭論不休，莫衷一是，爭論中甚至有人揚言要殺掉學習積極分子，一經涕泗滂沱的淚血大控訴，從前的爭論戛然而止，幾乎是瞬間，廣大起義官兵與國民黨反動派不共戴天！

覺悟了的起義官兵，只聽共產黨的話，起義部隊除了共產黨，誰都拖不走了！

## 十、“思想還家”運動

一位起義團長曾感慨地說：“要講改造思想，共產黨的辦法太多了，上下五千年，中外八萬里，沒有誰能比的上！”<sup>48</sup>

據當年集中到東北軍政大學學習的原國民黨第60軍的起義軍官說：開展思想鬥爭最激烈的，是坦白運動，當時叫“思想還家”

<sup>47</sup> 黃流：〈破舊立新要為孺子牛——改造國民黨第七兵團的回憶〉，第174頁。

<sup>48</sup> 高戈里：〈“國軍”團長半個世紀的人生夢〉，《文藝報》1998年2月21日。

運動。

所謂“思想還家”就是說，起義是回歸人民陣營，起義官兵多數雖然來自勞動人民家庭，但由於參加了舊軍隊，受反動思想的長期毒害，不僅參加過反共反人民的戰爭，其中一部分人，特別是一部分軍官，還不同程度地幹過欺辱老百姓、虐殺戰俘、壓迫殘殺士兵、剋扣士兵糧餉、吃空貪污、走私販毒等壞事，並沾染了吃喝嫖賭的惡習。起義，只是形式上回歸人民陣營，靈魂深處舊社會、舊軍隊的那一套並沒有根除，因此，要真正從思想上回歸人民陣營，就必須與舊我進行毫無保留的徹底決裂。

與舊我的決裂，是心路歷程上一個異常痛苦的過程。每一位起義學員都要寫一份自傳，交代自己的全部歷史，尤其是要坦白在反共內戰期間做過哪些對不起人民的事情，哪怕是摘了老百姓一個西瓜，都必須一件不落寫上去。不僅如此，對別人的罪惡也要毫不留情地予以揭發。

“思想還家”運動的政策相當明確：在思想領域，共產黨不搞“既往不咎”，不管是誰，歷史上的罪惡，以往的醜事陋習，必須從思想認識上作徹底清算。在此基礎上，不管有多大歷史罪惡，只要自己主動坦白了，就不再追究。

“思想還家”運動的“關”，通常是這樣設置的：本人的反省自傳寫好後，先提交班務會，由同班的起義學員進行初評；初評通過了，交連部審批；若初評沒通過，本人需針對存在的問題重新反省，再提交班務會復評；若復評還沒通過，那麼，領導就要出面到尉官連隊和士兵連隊請來一二十名知根知底的老部下，坐在大通鋪上，圍成一圈，面對面地幫助你反省，一次不行兩次，兩次不行三次，直到你徹底坦白，低頭認罪。

學員們還被告之：“思想還家”運動在部隊和軍政大學以不

同的方式同時展開，並定期交換揭發材料。

“思想還家”運動，在起義部隊中也搞了，但名稱不同，改造海城起義國民黨第 184 師時，叫“坦白運動”；改造長春起義的國民黨第 60 軍時，叫“階級自覺運動”；改造在四川德陽起義的國民黨第七兵團時，叫“揭發與批判舊思想的民主運動”；改造在四川彭縣起義的劉文輝部、鄧錫侯部、潘文華部時，叫“反對不良風氣運動”。

群眾發動起來了，人間的什麼醜事、惡事都遮蓋不住。

在昔日蔣介石的嫡系胡宗南部隊裡：

第 117 師師直屬隊士兵劉孝春控訴：自己被逼給長官太太洗“月經布”，不洗就罰跪。<sup>49</sup>

第 473 團軍官馬××坦白：1949 年該部從寶雞撤退下來時，胡宗南下令向寶雞縣政府要一百輛大車。縣長受命後，支派警察到街上、路口，見到老百姓的大車就抓，然後交給馬××。一些車主為了要回大車，就把馬××請去下館子、打麻將、洗澡、玩妓女。結果，錢大把大把地花了出去，不但大車一輛都沒有要回來，車夫也全被編入部隊當了二等兵。<sup>50</sup>

第 472 團徐排長揭發：在江西修飛機場時，他親眼看見某連長抓來一個未成年的小女孩，為了發泄其獸慾，竟然用刺刀把女孩子的陰門割大，致使女孩子被強姦後慘死。<sup>51</sup>

第 27 師情報參謀傅××交代：他直接、間接槍斃、刀砍、活

---

<sup>49</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97~98 頁。

<sup>50</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4 頁。

<sup>51</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4~45 頁。



埋的中共地下工作人員、解放軍官兵和老百姓共 101 人，在山東作戰時，還殺了四名農會幹部，並把他們的心臟挖出來吃了。<sup>52</sup>

第 351 團四連排長黃××坦白：去年他帶一排人在湖北放排哨時，截住一隊小學生，全部刺死，留下女教師女學生四人，被全排輪姦致死。<sup>53</sup>

僅據對 117 師、144 師、158 師坦白反省情況的統計，這三個師 7449 人中，曾有 1903 人企圖逃亡，有 658 人企圖叛變或當土匪，有 108 人有企圖殺害我政治工作人員，有 478 人貪污過，有 291 人盜賣過公物，有 1424 人搶劫欺詐過群眾。<sup>54</sup>

運動之初，一些官兵滿不在乎，個別老兵油子講述自己調戲姦污婦女、嫖宿娼妓的時候，津津有味，參加討論的士兵哄笑一堂。

壓住這種苗頭的辦法還是訴苦：在舊社會，你的家人，包括你的母親、姐妹是怎麼受苦的？在舊軍隊，你自己又是如何給人民群眾帶來災難的？這不是忘本是什麼？所做的壞事，全推給舊社會、舊軍隊行嗎？自己就一點責任沒有嗎？花街柳巷的那些妓女是真正“自願”嗎？不，那是一群被金錢和權勢摧殘的階級姐妹！

果然，經過訴苦、評議，沒人再笑了。有的起義官兵甚至邊痛心疾首地反省自己，邊嚎啕大哭，當場咬破手指，寫下血書，表示一定痛改前非，重新做人。

---

<sup>52</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5 頁。

<sup>53</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5 頁。

<sup>54</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 46 頁。

## 十一、靈魂裂變的鉅大能量

科學家用中子轟擊鈾原子核，能使其一分為二，發生鏈式反應，並釋放鉅大的能量。鈾原子裂變釋放的能量是驚人的。一克鈾原子完全裂變，其釋放的能量相當於 2.5 噸優質煤完全燃燒釋放的能量。

起義官兵經歷的“淚血大控訴”，則是一次靈魂的裂變，是百萬起義官兵於歷史瞬間的靈魂裂變。這不僅在五千年世界戰爭史上空前絕後無與倫比，在心理學、管理學、社會學研究領域，也有著前所未有無可估量的思想資源價值。

改造起義部隊的具體形式是多種多樣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組織國民黨第七兵團起義官兵開展控訴運動的後期，還開創了一個轟轟烈烈的“公祭宣誓”活動，公祭全體起義官兵在階級壓迫制度下慘死的父母、兄弟和姐妹等親人，宣誓將革命進行到底。

“公祭宣誓”大會事先做了精心和充分的準備：設置靈堂，安放花圈，製作血債圖表，撰寫祭文、挽聯、誓詞，張貼標語，準備全體官兵佩帶的孝花，等等。公祭的內容和形式提交士兵群眾討論，並讓士兵群眾參與佈置靈堂。一些士兵專門為自己死去的父母製作了靈牌和花圈。

經過隆重的“公祭宣誓”後，起義士兵紛紛反映：“這次‘公祭宣誓’活動對我們教育太大了。過去在舊社會裡，窮人死了誰理睬？連副棺材板都裝不上！如今，共產黨來了，給我們死去的父母兄弟姐妹搞這樣隆重的祭奠活動，這是我們做夢也不敢想的！”

還有人說：“前幾天，我的思想還有些糊塗，想回家找壓迫過我們的地主保長報私仇。看見這麼多的人都有一肚子苦水，現在我明白了，公仇不報，私仇也報不了。我一定跟著共產黨走，幹好革命，也就報了我的家仇！”

原國民黨第351團機一連士兵溫××家裡有四個親人被逼死，他本人在舊軍隊裡又遭雞姦，可是，在訴苦之前他卻不好好學習，不信任共產黨，還公開說：“你們說蔣介石壞，但我沒見過他殺人。”就是這位一度非常落後的士兵，在訴苦大會上，竟然哭得昏死過去四五次。大會上訴苦完了，他還不夠，一個人來到會場上，跪在毛主席像前繼續訴苦。軍代表來到他面前後，他緊緊拉住軍代表的手，一邊失聲痛哭，一邊追悔過去，痛罵自己，表示一定堅決跟著毛主席革命到底。<sup>55</sup>

“公祭宣誓”活動後，廣大起義官兵紛紛要求參加人民解放軍，“立功贖罪”。全兵團10239名士兵，有9519人（佔92%）遞交了請求早日加入人民解放軍的申請書，其中又有752人（佔7.2%）的申請書是用自己的鮮血寫的，有4546人（佔44.1%）在申請書上按上了血手印或用鮮血簽名。<sup>56</sup>

## 十二、建立以士兵委員會為主要標誌的民主制度

控訴運動和思想還家運動之後，起義部隊又進行了官兵團結教育，化解矛盾，把由控訴運動中激發出來的階級仇恨，引導到推翻三座大山的人民解放鬥爭中去。還開展了戰爭觀念教育、政

<sup>55</sup> 中國人民解放軍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部隊第七兵團半年工作總結〉，第111頁。

<sup>56</sup> 袁蘊華：〈熔爐冶煉——西南軍區第二工作團改造起義之第七兵團紀實〉，《回憶四川解放（續編）》，四川教育出版社1989年，第187頁。

策紀律教育等。

破舊，是為了立新。一邊改造，一邊建設。

在起義部隊建立全新的民主制度，其典型標誌，是建立士兵委員會制度。

據當年改造曾澤生起義部隊的連指導員浦紹林回憶，建立士兵委員會正經八百地費了一番唇舌。你要打消士兵的顧慮，因為士兵當奴隸慣了。你還得打消軍官的猜疑，告訴他們，成立士兵委員會不是和軍官作對，是八路的規矩，解放軍所有連隊都要成立這個組織，這是人民軍隊性質決定的。

經過充分的思想動員和醞釀，按指導員動員時提出的要求，全連官兵先就士兵委員會委員候選人提名，再組織差額選舉。那時，連隊士兵沒幾人識字，選票只好用黃豆代替。在全連軍人大會上，候選人一律背向全連官兵坐在一排板凳上，每人背後放一個空碗，指導員端來一小盆黃豆，按應選舉人數，發給每個官兵相應數量的黃豆作選票，選舉人依次從候選人身後經過時，想選舉誰，就在誰背後的碗裡丟上一顆黃豆。投票完畢，再由監票人當眾數黃豆，得黃豆多的幾位當選。

士兵委員會成立後，先實行經濟民主，由經濟委員協助幹部管理連隊的伙食，監督收支情況，並定期檢查，逐月公佈賬目。每月節餘下來的“伙食尾子”，分給大家。指導員還介紹說，這是毛主席、朱總司令 20 年前在井崗山上訂的規矩。

第一次領到“伙食尾子”，錢不多，士兵那個激動啊，一個勁地說：“共產黨好，共產黨好，共產黨就是好！”

起義士兵徐樹禮領到“伙食尾子”後攢了半年，買了一枝自來水鋼筆：“革命了，不加強學習咋行？”

軍官也感慨：“就憑這一件事，國民黨軍隊也該敗給八

路！”

在經濟民主中嚐到甜頭的士兵委員會，在政治民主中發揮了更大的作用。整個控訴運動的摸底、發動工作，指導員都得到了士兵委員會的有力配合，各級召開的控訴大會一律由士兵委員會或士兵委員會主任聯席會議主持。從前見了當官的就像老鼠見了貓似的士兵，如今，理直氣壯地主持控訴舊軍隊的軍人大會。變化，如同地覆天翻。<sup>57</sup>

徐樹禮回憶，起義後深得民心的群眾運動真多，歌也多，搞什麼運動教唱什麼歌。鑒於部隊改造之前紀律很差，曾給駐地群眾的生產和生活造成不小的損失，政治整訓後期，軍政治部發起全軍性的“徹底清查賠償運動”和“人民軍隊愛人民運動”，對部隊改造前損害群眾利益的事，政治上賠禮道歉，經濟上按價賠償。

各連隊士兵委員會不僅號召大家通過節約糧食來賠償群眾，還安排民運幹事每天檢查駐地的群眾工作，收集好人好事，然後代表士兵委員會在全連講評。大家為老百姓做好事真積極，搶著幹。助民勞動的工具，經常被搶活兒幹的戰士事先藏了起來。

部隊起義之初，一些官兵曾耀武揚威地對待老百姓。這種態度，在控訴運動、擁政愛民運動後漸漸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恐懼心態：怕趕集時被受害的老百姓認出來，挨打。

起義官兵挨打的事始終沒發生。原因很簡單，他們不怕群眾的時候，群眾不敢惹他們；他們怕群眾的時候，群眾已經愛上了他們。

1949年6月，當這支由長春起義部隊成建制改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50軍在九臺縣召開南下參加解放戰爭的誓師大會時，九臺縣的縣委書記代表駐地群眾在歡送大會上留下了天壤之別的對

---

<sup>57</sup> 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第273~284頁。

比評價：“你們剛來時，群眾怕你們，恨你們，盼你們快點離開。現在，我們愛你們，親你們，真捨不得你們走哇！”

### 十三、確立“黨指揮槍”的政治工作基礎 和政治工作制度

在提高思想覺悟的基礎上，起義部隊陸陸續續發展中共黨員，由上而下地建立黨的各級組織。

筆者在長篇紀實文學《心路滄桑——從國民黨60軍到共產黨50軍》中，採寫了一批親歷者關於在起義部隊“建黨”的如下經歷：

在起義部隊發展新黨員，最初是秘密進行的，一個一個地發展，只與指導員保持單線聯繫。等到每個連隊發展到三五個黨員以後，團政治處舉辦新黨員訓練班，對外稱“政治訓練班”，成批培訓新黨員和積極分子。到政治整訓後期，黨的各級組織已經自上而下全部建立，連有小組（整訓結束不久，支部開始建在連上），營設支部，團設黨委，整個起義部隊完全置於中國共產黨的絕對領導之下。

曾澤生的長春起義部隊結束政治整訓後，南下參加解放戰爭，並前往河南商丘地區集結。

在商丘集結期間，適逢中國共產黨建黨28週年紀念日，部隊開展了一次“擁黨運動”，公開黨的各級組織及黨員，組織官兵評議黨員。先學黨章，讓官兵們明確什麼樣的人才能入黨。然後告訴大家，經過政治整訓，咱們連隊秘密發展了一批共產黨員，成立了黨支部。現在，上級黨委要求我們將黨支部和黨員全部公開，在公開之前請大家評議一下：咱們連隊誰夠黨員條件？

評議，由士兵委員會主持，並公佈評議結果，在此基礎上，再公佈黨員名單，讓大家都看看，黨組織發展的黨員和全連指戰員心目中的黨員，是不是一個樣？

評議之前，黨員那個緊張呀：要是評不上，多丟臉！

解放軍第 50 軍 148 師 443 團八連評議結果，全連 140 人，有 40 人被提名，21 名黨員全在其中，內有一半多的黨員得了滿票。得票多的都是那些吃苦在前、享受在後、工作積極、團結同志、遵守紀律的黨員。黨員名單和評議結果在全連軍人大會上一併公佈。21 名黨員除指導員浦紹林外，全部登臺戴上大紅花。

臺下掌聲一片，臺上淚花閃閃。黨員們激動呀：跟著共產黨幹，不但不挨打受罵，反而給這麼高的榮譽，受這麼多人尊敬！

也有個別黨員得票比較少。有的連隊，對得票比較少的黨員暫不公佈。不是指導員不願公佈，是戰士黨員不幹：“公佈這種黨員給黨抹黑！什麼時候不被群眾戳脊樑骨了，什麼時候公佈！”

浦紹林連得票比較少的黨員也公佈了。公佈後，這些黨員羞得滿臉通紅，從此，換了個樣子。

全軍各級黨組織公開後，黨員隊伍迅速發展壯大，軍隊的各項政治工作也熱火朝天地開展了起來，並極大地提高了部隊的戰鬥力。<sup>58</sup>

多少年後，不少起義官兵回憶，當年的指導員、教導員、政委們不僅平易近人，還給他們留下了讀書多、見識廣、思想深刻的印象。其實，這些政治工作幹部多數文化程度並不高，只不過他們宣傳官兵平等、軍民一致的啟蒙道理，給了那些奴化意識根深蒂固的起義官兵以耳目一新沒齒難忘的人權啟迪，進而實現了麻木靈魂的徹底覺醒。

---

<sup>58</sup> 高戈里：《心路滄桑——從國民黨 60 軍到共產黨 50 軍》，第 273~284 頁。

## 十四、靈魂裂變的鏈式反應

改造舊軍隊，當年的中國共產黨人還創造了一項堪稱世界五千年戰爭史上的奇蹟：培養先起義的官兵，去滾動改造後起義的部隊。

以改造國民黨地方軍閥武裝之滇軍為例，國民黨第 60 軍之 184 師於 1946 年 5 月 30 日在遼寧海城起義後，雖然我東北民主聯軍在東北戰場仍處於明顯劣勢，但並沒有把這支起義部隊投入戰場，也沒將其編散分給前線各戰鬥部隊，而是讓他們撤往後方根據地集中“學習”，其中，有五六百名官兵先後被送往軍政大學和輪訓隊接受系統的政治教育，佔這支起義部隊發生大規模叛變事件後實有兵力的四分之一左右。顯然，在戰場形勢十分嚴峻、戰爭資源極為緊缺的情況下，中國共產黨耗費大量寶貴的人力、物力和精力去徹底改造這支起義部隊，並在起義官兵中下大力氣培養一大批共產黨的幹部，其著眼點在戰略上。

這支起義部隊經過以控訴運動為核心內容的政治整訓後，面貌煥然一新。一部分在東北軍政大學學習的起義學員到駐地附近的奉天屯，實地調查農村土地改革運動。臨時組建的軍士訓練隊學員則加入 1.2 萬幹部下鄉行列，赴賓縣參加土地改革運動。起義學員每四五人一組，編入各土改工作隊，深入貧下中農，與他們同吃、同住、同勞動，一邊學習，一邊發動群眾。農民發動起來後，組織農會鬥爭惡霸地主，給農民分地、分房、分牲口、分浮財。再往後，這些往日被國民黨捆來的壯丁，挨家挨戶動員翻身農民參加解放軍：翻身不能忘本，要打倒蔣介石，解放全中國所有受苦受難的老百姓！



該部於政治整訓後期還陸續組建了三個支隊，派往吉林、遼寧，遂行對國民黨第 60 軍和第 93 軍的作戰、策反等任務。經過實戰鍛煉，許多海城起義官兵都光榮地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一大批來自敵對營壘的雲南籍優秀幹部被相繼培養出來。

1948 年 10 月 17 日，滇系國民黨第 60 軍在長春起義後，東北軍區迅速向起義部隊調派解放軍幹部 410 人，其中海城起義的雲南籍官兵在 60% 以上，且多安排在改造起義部隊的第一線，擔任連指導員或營教導員。

基於遠見卓識和博大的胸懷，當年，我軍培養起義官兵的速度是驚人的：海城起義的中尉排長李榮貴、少尉副官王世臣、準尉電臺副臺長林家保、上等兵劉進昌，在兩年多後改造長春起義部隊時，都擔任了營教導員，與一些並肩工作的老紅軍、老八路的職級不相上下。在派入的政治工作幹部當中，甚至還有在起義之初曾編歌“解放區的天是黑壓壓的天，解放區的人民被水淹，民主政府害人民……”，罵共產黨的起義軍官。

培養起義官兵來改造起義部隊，以現身說法，讓事實勝於雄辯。改造的主要辦法還是控訴運動——控訴舊社會，控訴舊軍隊。

由此，又在長春起義官兵中培養了一大批共產黨的忠誠戰士。

1949 年 12 月，蔣介石的嫡系部隊第 20 兵團和范紹增的袍哥武裝“國防部挺進軍”在四川起義後，交由長春起義部隊成建制改編的中國人民解放軍第 50 軍負責對其實施改造，由軍政治部副主任張梓楨帶領幾百名幹部派入這兩支起義部隊。這幾百名幹部骨幹，90% 以上為海城起義和長春起義官兵。

用控訴運動改造舊軍隊的經驗，在解放戰爭後期得到了普遍推廣。渡江戰役後，毛澤東主席就起義部隊的改造工作，曾親擬電報指示中共華中局：“按照改造曾澤生、吳化文部的方法加以

改造。”<sup>59</sup>

這裡尤其要提到的是，在百萬國民黨起義部隊中，成建制改編並長期保留下來的野戰軍，只有中國人民解放軍陸軍第50軍。在抗美援朝戰爭中，該軍首批出國，先後參加了第一、二、三、四次戰役，渡海攻島等戰役戰鬥，以及朝鮮北部西海岸防禦。其中，在第三次戰役中，其所屬第149師創造了兩個步兵營用爆破筒、炸藥包、手榴彈，全殲英軍第29旅一個坦克營的戰爭奇蹟，其所屬第442團一營率先攻佔漢城；隨後的第四次戰役，該軍以極為簡陋的武器裝備，在彈藥補給極為困難等惡劣條件下，於漢江南北兩岸頑強堅守50晝夜，勝利完成了掩護我軍主力在中線集結並實施反擊的戰役任務，獲得了毛澤東主席和彭德懷司令員的交口讚譽。彭總曾一言九鼎：“有我彭德懷在，50軍不但不會編散，而且優先換新裝備！”<sup>60</sup>

## 十五、起義官兵堅定的人生追求

在抗美援朝戰爭中，我軍團以上單位被志願軍總部批准授予稱號的，只有“白雲山團”，即中國人民志願軍第50軍149師447團。該團堅守白雲山主峰的第五連，是長春起義部隊惟一發生叛變的連隊。據當年曾被叛兵綁架過的該連指導員高汝雲回憶，叛變平息後，他將多數叛兵從監獄裡帶回連隊，經過教育，其中不

---

<sup>59</sup> 1949年5月25日，毛澤東為中共中央軍委起草的給中共中央華中局的電報指示：對張軫部“按照改造曾澤生、吳化文等部的方法加以改造”（《毛澤東軍事文集》第五卷，軍事科學院出版社、中央文獻出版社1993年，第594頁）。

<sup>60</sup> 徐焰：《第一次較量——抗美援朝戰爭的歷史回顧與反思》，中國廣播電視出版社1990年，第74頁；何義：〈回憶對曾澤生軍長的一次採訪〉，《吉林市文史資料》1984年第二輯，第202頁。

少人加入了中國共產黨，有的還被提昇為幹部，還有部分戰士為抗美援朝保家衛國戰爭流盡了最後一滴熱血。

當該部起義將領隴耀師長的長子隴滌湘先生聞知此事後，脫口就是一句：“共產黨就這點，太神奇了，真的！”

百萬倒戈官兵於歷史瞬間的靈魂裂變，不僅是五千年戰爭史上空前絕後的戰爭奇觀、歷史奇觀，也是根植於華夏大地無與倫比的人文奇觀！

也正是在這靈魂裂變後營建的精神家園裡，廣大起義官兵實現了崇高人生目標的心靈歸依。在我採訪過的起義官兵中：

— 參與策動營口起義的少校團附<sup>61</sup> 劉鳳卓 58 歲加入中國共產黨。

— 參加長春起義的中校副團長馬占偉轉業到地方後，被打成右派，開除公職，勞動教養三年，然而在 69 歲那年，還是要加入中國共產黨，了卻夙願。

— 長春起義的中校副團長、代理團長李崢先，第三次在中國共產黨黨旗下宣誓加入中國共產黨時，88 歲。

— 曾經“痛恨共產黨”的海城起義士兵劉紹雲，如今，隨時隨地主動佩戴“共產黨員”徽章。

— 長春起義的少校營長楊協中，起義之初看毛主席像曾越看越不順眼，經過脫胎換骨刻骨銘心的教育，1953 年 5 月 28 日在抗美援朝戰場上加入中國共產黨。晚年，在擔任雲南省黃埔同學會常務副會長兼秘書長期間，當聽到曾在昆明某中學任教的某“黃埔同學”宣稱“中國最好的時期是抗日初期”時，他當即理直氣壯地批駁：“好壞要看全國人民，而不是看少數人，抗日初期你是地主家庭，當然生活好，貧雇農在過困難日子，你不瞭解，你

---

<sup>61</sup> 在國民黨軍隊的編制中，團附（不是團副）職務比副團長低。

立場還沒有轉到廣大群眾立場！……建議你加強學習，改造思想，要與人民大眾在一起。”<sup>62</sup>

— 海城起義少尉趙霖芝患癌症臨終時，在其散發的〈告戰友書〉中，述說了其畢生追求的理想天國：“我去的地方，風景秀麗鳥語花香；我去地方，沒有階級，更沒有壓迫；我去的地方，沒有富人，也沒有窮人，所有的人一律平等；我去的地方，每週開一次民主生活會，開展批評與自我批評……”

---

<sup>62</sup> 楊協中：《熔爐生輝 — 我的生命足跡》，自印回憶錄，第52頁。